

屈辞“昆仑”再探索

汤 洪 吴 玥

【摘 要】 屈辞《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皆言昆仑,历来楚辞注家多有异说,计有西北、河原所出、仙山、日没之山、西极之山、西域之国、祁连山、和田南山、阿耨达山。先秦文献所记昆仑照样歧说纷繁,或山名、部落名、国名,或在西、西北、北海之北,或甘肃、青海、新疆、葱岭,或大昆仑、小昆仑、海内昆仑、海外昆仑,一团乱麻。本文清理异说,不采传统中国中心政治地理观念,而以世界地理欧亚视角,着眼屈辞整体地理逻辑,还原屈辞昆仑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 屈辞;昆仑;葱岭;阿拉拉特山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3)05-0038-11

一、楚辞传统注疏昆仑语义之歧说

屈辞言及昆仑共有5处:《离骚》“ 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九歌·河伯》“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天问》“ 昆仑县圃,其尻安在”,《九章·涉江》“ 登昆仑兮食玉英”,《九章·悲回风》“ 冯昆仑以瞰雾兮,隐·山以清江”,笔者分别名之为《离骚》昆仑、《九歌》昆仑、《天问》昆仑和《九章》昆仑。

(一)《离骚》昆仑之歧说

《离骚》昆仑的注解,历来楚辞注家多有涉及,现对繁多而歧乱的注释做如下清理,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具引,但皆标明文献出处,以供读者检寻。

1、西北说。王逸《楚辞注》^[1]、汪瑗《楚辞集

解》^[2]主此说。昆仑到底是哪里的哪一座大山?王逸没有指实,他只说在西北,汉人说昆仑尚如是模糊,后世注家就更难定度了。

2、祁连山说。朱熹《楚辞集注》^[3]、徐文靖《管城硕记》^[4]、赵逵夫《〈离骚〉新注》^[5]、萧兵《楚辞全译》^[6]、萧兵《楚辞新探》^[7]、萧兵《昆仑神水考》^[8]主此说。朱熹引《后汉书》李贤注,他于《楚辞辩证》进一步申说此观点:“《博雅》曰:昆仑虚,赤水出其东南陬,河水出其东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东海,三水入南海。《后汉书》注云:昆仑山在今肃州酒泉县西南,山有昆仑之体,故名之。二书之语,似得其实。《水经》又言昆仑去嵩高五万里,则恐不能若是之远,当更考之。”^[9]朱熹所引《后汉书》注文来自《后汉书·明帝纪》:“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基地项目“屈辞外来地名与巴蜀文化”(SC10E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汤 洪,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
吴 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68。

窋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10]公元73年的这次军事行动，以窋固的大获全胜而告终。窋固出兵昆仑塞，追北匈奴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但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昆仑塞的具体位置，只有敦煌郡这一大致方位。昆仑塞可能位于昆仑山，至少这个名字与昆仑山有着关联，李贤也这么认为，但李贤说昆仑在酒泉西南，这与《后汉书》所记似相抵牾。考索地图，敦煌、酒泉距离尚远，依笔者揣测，《后汉书》所言昆仑应指天山山脉，而李贤注之昆仑当指祁连山脉，朱熹赞成李贤，故笔者认为朱熹眼中的昆仑当为祁连山脉。徐文靖认为河源所出之昆仑为大昆仑，《后汉书》窋固穿越的为小昆仑，并且周穆王见西王母之昆仑亦为小昆仑。小昆仑位于酒泉南山，酒泉南山即祁连山。徐文靖所称屈辞昆仑为小昆仑，为肃州酒泉南山，即今之祁连山。

3、河源所出说。钱杲之^[11]、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离骚》^[12]主此说。钱杲之引《禹贡》雍州昆仑。姜亮夫将屈赋与儒家典籍截然划境，对屈赋昆仑与古书昆仑做严格区分，这一思路对治屈辞至关重要，姜亮夫认为古书所载昆仑皆指青海西宁以西之地，而屈赋昆仑为河源所出。

4、仙山说。汪瑗《楚辞蒙引·昆仑》^[13]、戴震《屈原赋注·离骚》^[14]、游国恩《离骚纂义》^[15]主此说。汪瑗认为昆仑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它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地名，此地名在流传中，被后人用以命名指实了实际大山，遂产生分歧。汪瑗说“所以谓之实有者，盖因古者相传昆仑之名，而因以名其山耳，非本来之所谓昆仑者也……吾故尝谓屈子之所用昆仑，乃指本来相传之昆仑，非指诸家所言之昆仑也”^[16]。本来昆仑原为神话传说的一个名字而已，这个流传的名字原初本无定指，但后世注家却用它来给具体大山命名并以此来解说屈辞，汪瑗灼见。但汪瑗和游国恩似乎只看到事情的一半，笔者认为，任何神话都是现实的观照，神话地名也不例外，况且《离骚》一连串地名有其紧密相连的方位逻辑游踪顺序，《离骚》昆仑虽为神

话之境，但在屈原行文思路中似应有一现实原型，这样才符合诗人的游踪行程，但这个原型到底是哪座大山呢？

5、日没之山说。钱澄之《庄屈合诂》^[17]主此说。《离骚》有“崦嵫”^[18]专门指代太阳落山之地，中国乃至世界诸多典籍所记昆仑皆处大地中央，不知钱氏此说何据。

6、和田南山说。萧兵《楚辞全译》^[19]主此说。萧兵《楚辞新探》、《楚辞与神话》坚持认为昆仑为祁连山，并批驳其它异说，但他的结论极为谨慎：“‘昆仑’异说，到目前为止，似乎仍以‘祁连说’为长。”^[20]萧兵认为祁连山才是所谓的古昆仑，也即神话昆仑，和田南山为今昆仑。萧兵《神话昆仑及其原型》谓：“说和田南山为秦汉人所定昆仑则可，甚至论定穆王西征曾达中亚亦无不可；说和田南山即《山海经》《楚辞》及神话中的古昆仑，即作为‘河源’的昆仑，则均无坚强有力之证据焉。”^[21]故和田南山一说萧兵自己就已经否定。萧兵诸书对昆仑的不同看法已然透露昆仑的复杂难解。

（二）《九歌》昆仑之歧说

《九歌》昆仑，分歧较少。

1、河源所出说。王逸曰：“昆仑山，河源所从出。”^[22]洪兴祖《楚辞补注》^[23]、朱熹《楚辞集注》^[24]、陈第《屈宋古音义》、王夫之《楚辞通释》、林云铭《楚辞灯》、蒋驥《山带阁注楚辞》、屈复《楚辞新集注》、陈本礼《屈辞精义》、胡文英《屈骚指掌》、马其昶《屈赋微》、蒋天枢《楚辞校释》等皆主此说。王逸说《离骚》昆仑位处西北，此言《九歌》昆仑为河源所出。楚辞注解，大至文脉大意，小至一词一字，历来聚讼纷纭，但诸家对《九歌·河伯》昆仑皆主王逸此说，当源于一个巧合。《河伯》为祭祀黄河之神，《尔雅》等典籍又主张黄河源出昆仑，故楚辞诸家自然会想到黄河神登上的是黄河源头的昆仑大山。《河伯》：“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25]这里的描述与《离骚》飞升游历极为相似，此言河伯逍遥游观，来人间仙境昆仑赏玩，骋

心荡性,好不自在,要不是遥远河畔的故居令我挂怀,则我日暮尚不知归途,意在言说昆仑虽好,家乡却最为关情。故此处昆仑与黄河源头并不相干。

2、西极山说。王闾运《楚词释》^[26]主此说。典籍皆载昆仑居大地正中,从文句“登昆仑兮四望”亦可印证,如果昆仑为西极,诗人不会有四望之叹。

(三)《天问》昆仑之歧说

《天问》昆仑虽不及《离骚》昆仑异说众多,但各说差异颇大。

1、西北说。王逸《楚辞注》^[27]主此说。

2、阿耨达山说。朱熹《楚辞集注》^[28]主此说。朱熹《离骚》昆仑持祁连山说,《九歌》昆仑持河源所出说,此注《天问》昆仑却又认为是河水所出之阿耨达山。考《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29]句,张守节正义曰:“姚丞云:《大荒西经》云昆仑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括地志》云:弱水有二原,俱出女国北阿耨达山,南流会于国北,又南历国北,东去一里,深丈余,阔六十步,非乘舟不可济,流入海。阿耨达山,一名昆仑山,其山为天柱,在雍州西南一万五千三百七十里。”^[30]依张守节的解说,阿耨达山在雍州西南15370里。《中国大百科全书》:“周以前300步为1里,秦至隋亦为300步1里。”^[31]《说文解字》“六尺为步,步百为亩”^[32]“战国时一尺约合今23厘米”^[33],那么,周秦1里=300×6×0.23=414米。这15370里就相当于现今6363180米,现今1里按500米计,为12726.36里,6363.18公里。由此,这阿耨达昆仑位于雍州西南6363.18公里处。又考《钦定大清一统志·西藏·冈底斯山》“在阿里之达克喇城东北百十里……今阿里为藏中极西南地,近古天竺境……疑此(按:指冈底斯山)即阿耨达山也”^[34]。由此,朱熹所谓阿耨达山似为今之冈底斯山。

3、西域之国说。夏大霖《屈骚心印》^[35]主此说。夏大霖此说最为特出,其他注家无论怎样驰骋,尚把昆仑作山看待。夏大霖的说法在《禹贡》伪孔传里已有提及,此详后论。夏大霖说,此国有

女国王,名王母,但这个国家到底位于何方,他并未交待清楚。

4、祁连山说。孙作云《天问研究》^[36]主此说。孙作云从自己的先秦地理交通观念出发,认为战国时代劳动人民的足迹西至河西走廊,昆仑产生于战国,并为祁连山。但是,人类足迹所履应当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只要陆地不为天堑所阻,人们之间的交流就不会停止,战国时代的中原人,即使没有去过河西以西,但凭借耳目从穿越时空的历史中获取的知识完全可以知道河西以西甚至更西之地,因此,不能简单认为足迹至河西而人们的认识也就只停留在河西。

(四)《九章》昆仑之歧说

《离骚》、《九歌》和《天问》言昆仑处已多,故历来楚辞注家对《九章》昆仑基本无注。惟王闾运《楚词释》有新解:“昆仑,怀王所客之地也。忠于先君,与同生死。心光明如日月也。”^[37]怀王所客之地当为秦都咸阳,解昆仑为秦国当为古今一人,穿凿不言而喻。王闾运解《悲回风》昆仑谓:“冯昆仑,言制秦也。”^[38]如此比附,不足为论。

二、先秦文献典籍所载昆仑指称之淆乱

屈辞之外,先秦典籍言昆仑者颇多,择要如下:

(一)《尚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39]若《禹贡》确为禹臣伯益所记大禹治水事,昆仑于夏朝初年即出现于中国典籍。伪孔传曰:“织皮毛布,有此四国,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鬻之属,皆就次叙,美禹之功及戎狄也。”^[40]伪孔传认为《尚书》昆仑为国家名,其说法甚为新奇,唐人孔颖达对四国做了补说:“四国皆衣皮毛,故以织皮冠之。传言织皮毛布,有此四国,昆仑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国皆是戎狄也,未以西戎总之。”^[41]但是,孔颖达疏引郑玄语却说:“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42]郑玄认为昆仑却是山名,伪孔传与郑玄何以相去甚远!王肃对昆仑的方位给出了他的答案:“昆仑在临羌西。”^[43]临羌大致

位于今青海省湟中县,湟中之西是青海湖,昆仑是青海湖地区的古国名还是某座大山,王肃并未说清。

(二)《山海经》言昆仑共18条21处:

(1)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杀葆江于昆仑之阳。(《西山经》)

(2)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魄。(《西山经》)

(3)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西山经》)

(4)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北山经》)

(5)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一曰在岐舌东,为虚四方。(《海外南经》)

(6)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海外南经》)

(7)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海外北经》)

(8)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海内西经》)

(9)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海内西经》)

(10)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海内西经》)

(11)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海内北经》)

(12)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海内北经》)

(13)蟠,其为人,虎文,胫有臂。在穷奇东。一曰,状如人。昆仑虚北所有。(《海内北经》)

(14)昆仑虚南所,有汜林,方三百里。(《海内北经》)

(15)国在流沙中者埶端、玺唤,在昆仑虚

东南。(《海内东经》)

(16)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海内东经》)

(17)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大荒西经》)

(18)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是因以为台,在昆仑之北^[44]。(《大荒北经》)

材料(3)与(9)、材料(7)与(18)所记大体相同。材料涉及与昆仑相关的人物有鼓、钦、葆江、帝、羿、凿齿、禹、相柳、西王母、尧、喾、丹朱、舜、蟠、群帝,如果他们确为上古历史人物,其围绕昆仑的活动地域又在何方?以尧论之,史书所记尧活动于今山西一带,那么,昆仑会是远隔千里的甘肃甚至更西的某座大山吗?

材料(7)郭璞注“此昆仑山在海外者”^[45],真乃石破天惊,昆仑山怎么会在海外?典籍皆记昆仑位于中国西北,难道郭璞误记?郝懿行对郭璞就持怀疑:“《海内北经》云:‘台四方,在昆仑东北。’是此昆仑亦在海内者,郭注恐非。”^[46]但郭璞此说并非孤证,他注材料(9)亦说:“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山。”^[47]看来,郭璞主张海内、海外皆有昆仑,他的看法定当有所依据。

材料(16)也很重要。大夏为上古语,略为今之以伊朗、阿富汗为中心的区域,白玉山在大夏东,又在昆仑虚东南,位于白玉山以西的昆仑应该不会指甘肃或者新疆之昆仑,如果把此昆仑置入里海与黑海间的亚美尼亚高原,正好符合此条材料的记述。裴松之引《魏略》的一段注文有白玉山的记载:“斯罗国属安息,与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国、坚沙国、属繇国、月氏国,四国西有黑水,所传闻西之极矣。”^[48]安息国位于伊朗高原,大秦与安息相接,这里的大秦应不会是

希腊或罗马,当紧邻伊朗高原。大秦以西的海水可能即为里海,海水以西的河水可能为导源于亚美尼亚高原的某条河流,河水再以西的大山就很难考订了,但是,郝懿行却说“大山盖即昆仑也”^[49],真是惊人之论,他似乎也相信昆仑存在于域外。依此,笔者推测材料所言大山之西的赤水可能为红海,赤水再以西的流沙可能为撒哈拉沙漠^[50]。正如郝懿行所言,此昆仑山应在域外才符合逻辑,但郭璞却说:“《地理志》昆仑山在临羌西,又有西王母祠也。”^[51]此昆仑又在临羌(今青海省湟中县)之西,即郭璞认为的海内昆仑,真是矛盾重重,让人疑窦丛生。

材料(17)后有详论。综上所述,将《山海经》所记昆仑定位于中国境内任一昆仑或其它大山,概与材料所记相龃龉,不能自圆其说。

(三)《尔雅》3处言及昆仑:

(1)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52]。

(《释地·九府》)

(2)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三成为昆仑丘^[53]。(《释丘·丘》)

(3)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54]。(《释水·河曲》)

《九府》记载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中九个方位值得称羨的事物,“中部”为泰山,处于泰山西北的昆仑,其方位应不出甘肃、青海以西。昆仑三层神话,诸书记载颇详,汉画像砖描述亦多。因昆仑有三层,故现实中三层建筑遂被命名为昆仑丘,这是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昆仑已由神话义项衍化出另一比喻义项^[55]。故材料(2)中的昆仑已是含比喻义的形容词,断不可作昆仑大山看待。材料(3)与《北山经》所记黄河源头出于昆仑东北隅一致,如果将“河”指实为黄河,此昆仑大致位于甘肃、青海黄河源头一带。

综观之,《尔雅》时代,人们观念中的昆仑或许已经凝固在中国西北方向,且为黄河之源。《尔雅》成书于战国秦汉间,故昆仑文化意象至迟在战国时代已经与中国西北的一些大山有着不可分割

的牵连。但是,昆仑文化是战国的时代产物吗?如果是,屈辞与先秦其它典籍所载昆仑似乎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分歧!为什么还有海内昆仑与海外昆仑的区别呢?笔者蠡测,位于西北方向且为黄河源头的昆仑当为借用外来昆仑概念命名中国本土地理而产生的借名,此现象正如郭璞所言先秦古书里存有两个不同的昆仑概念,一为域外昆仑,一为境内昆仑。

(四)《逸周书·王会解》:“正西昆仑……”^[56]晋孔晁注曰:“西戎之别名也。”^[57]《逸周书》与《尚书》伪孔传看法相似,昆仑在这里不是大山,而是位于中土以西的国家或民族。《逸周书》记周文王至周景王事,故成书年代不会早于周文王,与《尔雅》成书年代相差不远,《尔雅》昆仑为山名,而《逸周书》则是国家或民族名,在《尔雅》、《逸周书》时代,昆仑问题已经混乱。

(五)《竹书纪年》:“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秋八月,迁戎于太原。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西,征于青鸟所解,西征还履天下,亿有九万里。”^[58]此记周穆王姬满西征见西王母事,但周穆王所到昆仑又在何处?周穆王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足迹所履西至昆仑且返宫,西王母又回访周朝,还有北征一事插入其间,故可推测,这昆仑当离中原不太遥远,似乎位于甘肃、青海或新疆较为合理,但西征里程“亿有九万里”,似又极为渺远,真是谜团一堆。

(六)《穆天子传》言昆仑尚多,凡4条8处:

(1)河宗又号之帝曰:“穆满,示女春山之珹,诏女昆仑 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春山之珹。赐语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59]。(卷一)

(2)戊午,昌 之人居虑献酒百 于天子。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爰有堊鸟鸟之山,天子三日舍于堊鸟鸟之山 。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隆之葬,以诏后世。癸亥,天子具鬻齐牲全,以禋 昆仑之丘^[60]。(卷二)

(3)天子 昆仑以守黄帝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宝。天子乃 之人 吾,黄金之环三五,朱带、贝饰三十,工布之四。 吾乃膜拜而受。天子又与之黄牛二六,以三十 人于昆仑丘^[61]。(卷二)

(4)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土之数。曰:自宗周瀘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纒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纒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62]。(卷四)

《穆天子传》记先秦史地,可惜《四库》归类为小说,遂埋没其史料价值,幸有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阐明此书为史籍,才引起学界关注。材料(1)记周穆王姬满见河宗事。《史记·赵世家》张守节正义说河宗为黄河上游氏族部落:“《穆天子传》云河宗之子孙则栢絮。按:盖在龙门河之上流,崑、胜二州之地也。”^[63]河宗氏嘱托周穆王一路西行往观昆仑之丘赏观春山美玉,春山为今之帕米尔高原之葱岭^[64],似乎这昆仑又是帕米尔高原。材料(2)、(3)记周穆王在昆仑山的活动,周穆王宿于昆仑之南、赤水之北,择吉日登昆仑大山,并进行隆重祭祀。但昆仑究竟在哪里?我们依然一片茫然。材料(4)为探求《穆天子传》昆仑问题提供最为直接的依据。自宗周镐京至河宗之邦阳纒之山3400里,自阳纒至西夏氏2500里,自西夏至河首(按:河源)1500里,自河首至春山珠泽、昆仑之丘700里。那么,自宗周至昆仑即为8100里,折合周秦一里相当于现今414米计,宗周到昆仑为3353.4公里。“春山”即“葱岭”,也即帕米尔高原,是西域和中亚的分界岭,位于中国、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号称“亚洲屋脊”,“北丝绸之路”有一条通道即越葱岭西去波斯和罗马。“春”、“葱”极有可能本为音译外来词,不同译介者使用不同汉字记录了这一语音。一说葱岭得名于帕米尔盛产野葱^[65],或许,到达过帕米尔高原的中原人带此物种来中原,并名之曰“胡葱”,之所以叫“胡葱”,是因它与中原本土“葱”有所差别,《尔雅翼》、《太

平御览》、《本草纲目》等皆载有“胡葱”。“胡”乃为中原人命名西域物种之通称,此“胡葱”当是异于中原本土“葱”的一种近似之物。也有认为“葱”指颜色,《尔雅·释器》曰:“青谓之葱。”郭璞注曰:“浅青。”^[66]那么,葱岭就取林木繁茂、郁郁葱葱之意。无论哪种说法,皆很贴切。春山即葱岭,自宗周西去3353.4公里处的昆仑大山即位于葱岭,里数亦若合符节。综观之,《穆天子传》所记昆仑当指帕米尔高原之葱岭,这与前引诸书又大相径庭。周穆王此次西征可能源于自己渴求寻觅长生不老之仙药的欲求,历史上并不仅有周穆王,燕昭、齐威、齐宣、秦皇、汉武皆步其后尘。昆仑之名以及关于昆仑的种种神话先为周穆王所知,周穆王心怀钦羨,遂西去访求至帕米尔高原之葱岭,他以为这就是传说中的昆仑大山,于是在那里举行了一系列祭祀活动以资纪念此次行踪。

(七)《庄子》有4处说到昆仑。成玄英疏曰:“昆仑,山名也,在北海之北。”^[67]在各种典籍中,昆仑皆位于西北,但成疏却说昆仑在北海之北,笔者花了大量时间以期找寻成疏的依据,但终徒劳无功。

(八)《列子》亦言昆仑,凡2条3处:

(1)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68]。(《周穆王篇》)

(2)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69]。

(《汤问》)

材料皆关涉周穆王西征事,与《穆天子传》所记同,故此昆仑似亦应为帕米尔高原之葱岭。材料(2)尤为重要,王重民曰:“‘不’字疑衍。《穆天子传》云:‘天子遂驱,升于弇山。’《周穆王篇》亦云:‘迺(当作西,说见前)观日之所入’,亦指登弇山事也。是穆王曾至弇山。若有不字,则与事实不合矣。”^[70]弇山即崦嵫山,如果王重民所言不差,周穆王曾越昆仑,再西达弇山,此崦嵫山绝不会是中国境内任一以崦嵫命名之山,什么甘肃崦嵫山、敦煌崦嵫山皆在此葱岭昆仑之东,与典籍记载不符,详拙文《屈辞“崦嵫”再探索》^[71]。若能考订

弇山所在,对认识周穆王西行将有极大帮助。如果弇山为大西洋东岸某山,周穆王就曾西巡至大西洋;如果弇山为地中海东岸某山,那么穆王车辙所至当为地中海沿岸;如果弇山为里海东岸某山,那么穆王足迹可能就只到达过里海沿岸。《穆天子传》与《列子》皆记载周穆王到达昆仑,《汤问》载周穆王越过昆仑后,没有抵达崦嵫,崦嵫为太阳落山之地,周穆王的最终目的可能是追寻日落之所,但当他到达所谓的昆仑后,依然没能见到日落之地,所以才死了心,遂返回祗宫。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上古神话中亦有体现,夸父逐日应有现实原型,以此观之,周穆王即是那个时代的现实夸父。崦嵫为大地极西之山,周穆王在不到1年时间内是不大可能巡迹到这大地极西之地的,故《汤问》“不至弇山”应为客观记载,王重民疑古太甚。

(九)《管子·轻重甲》^[72]亦记昆仑为国家或部落名,与《尚书》伪孔传及《逸周书》的说法相似。

三、屈辞昆仑原义再探索

历代楚辞注家对昆仑之异说,总计之,则有笼统之西北说、河源所出说、仙山说、日没之山说、西极之山、西域之国说,亦有具体之祁连山说、和田南山说、阿耨达山说,读来乱麻一团。不仅屈辞注疏纷乱如此,诸如《尚书》、《山海经》、《尔雅》、《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庄子》、《列子》、《管子》等先秦典籍记载昆仑亦是歧乱纷繁,或山名、或部落名、或又国名,或在西、或在西北、或又在北海之北,或甘肃、或青海、或新疆、或又葱岭,或大昆仑、或小昆仑,或海内昆仑、或海外昆仑,还有西北昆仑虚、河源之昆仑、黄帝所休之昆仑、大地中央之大山、神仙居所等等,让人目眩。无论我们将昆仑置放于中华版图的任一位置,总会顾此失彼,前后牵绊,皆不能圆满解释屈辞乃至先秦典籍中的昆仑问题。

为什么昆仑于战国大盛于中华呢?这需将该问题置于战国时代大背景来考察,笔者另有专论^[73]。先秦典籍所载昆仑大多没有实指,即王逸所谓的

极其笼统的位于西北方的界定。

秦皇、汉武虽为雄主,但仍摆脱不了对个体生命死亡的恐惧,故对神仙及不死药的迷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者。传言西王母有不死之药,他们遂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去寻觅西王母,以求长生不老之仙方。但“王母”一语据学者考证为古印度语Uma通过古突厥语演变而来,是印度神话中喜马拉雅山神之妻Uma的化身^[74]。依此而论,西王母本是印度虚幻神话之名,传至突厥,已然因译介产生了误解,突厥人将神话当真,并融入族群历史记忆,将之历史化。当中原接触从西域传入的“王母”文化,已作历史解读,后世贪欲之人误读前人记载,将历史又作了仙话,且信以为真。何止秦皇、汉武,齐威、齐宣、燕昭亦曾大费周折寻找海外仙山以觅仙药,这股自战国延续到汉武的寻仙热潮,恐怕亦是道教兴起的来源之一。即使寻仙行动皆无果而终,但秦皇、汉武拥有财力将之不断付诸实践,诗人屈原则只能用其恢宏妙笔把这些传说编织在自己的诗篇当中,置屈原于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屈辞里的种种寻仙飞升远游场景也就有了合理的时代当下原因。

组织专人考订昆仑第一人恐怕要推汉武帝,黄河既导源于昆仑,如果能找寻到黄河的源头,则昆仑可得矣,昆仑既得,则西王母可寻,仙药可获。《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回朝后向汉武帝所作的考察汇报:

张骞……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东则扞采、于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按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75]。

以帕米尔高原为界,高原西麓河流西入咸海,故上述材料中的西海当指咸海^[76]。高原东麓河流东入盐泽,盐泽大致为塔里木盆地之罗布泊,塔里木盆地南端为河源所出。张骞向汉武帝汇报西

域探险经历,他只考察到黄河源头,并没有在河源处发现有神仙居住的仙山昆仑。汉武帝可能并不满意张骞的答案,所以他又派遣“汉使”前去探寻河源,其结果照样没能发现仙山神人。虽然昆仑仙山并未找到,汉武帝依然参照古籍图书,将于冀南边这座大山命名为昆仑山,这应为官方考订昆仑的第一案例。河源定在什么地方,昆仑即有具体方位,汉武帝正是根据张骞定河源为盐泽之南而钦定昆仑所在,但汉武帝所定昆仑究竟为何山,史籍并无明文确指。据苏雪林《昆仑之谜》考证:《旧唐书·吐蕃传下》和《新唐书·吐蕃传下》记载唐人刘元鼎得河源于青海,则昆仑又随之而移于青海闷摩黎山,闷摩黎山即青海东南阿尼马卿山。元世祖派专人考察河源,翰林学士潘昂霄撰《河源志》,得河源于青海星宿海,则置昆仑于河源之东,相距且二十日路程。康熙遣使穷河源,仍得之于星宿海。乾隆钦撰《钦定河源记略》,得河源比星宿海更推进三百里^[77]。

对汉武帝的昆仑认证,司马迁不以为然,《大宛列传》曰:

《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78]。

司马迁说张骞并没有找到河源。不仅如此,他还对《禹本纪》所言昆仑表示极大怀疑,他不但戳穿伪史而且还要挑战汉武帝定昆仑的绝对权威,因为他清楚,汉武帝所定昆仑漏洞百出,甚至他可能明白,昆仑本为音译外来词,所以无论让它代指中国西北任何一座大山,都会破绽百出,贻人笑柄。

中国当代人言昆仑无不以中国现今版图上的昆仑山脉为实,殊不知此昆仑山脉为德国博物学家、地质学家洪博德(Avon Humboldt, 1769~1859)根据中国旧说敷衍而成。洪博德分亚洲山脉为四大山系:阿尔泰山系、天山系、昆仑山

系和喜马拉雅山系。山脉这一概念也当源自西方现代地理学知识,它是指沿一定方向延伸,包括若干条山岭和山谷组成的山体。昆仑山脉绵亘2500公里,可是,如果我们要问这座昆仑山脉的主峰何在?恐怕就无人作答,先秦渺远的仙山昆仑更难觅芳踪。

中国境内以昆仑名者,据苏雪林的说法,有安徽潜山县东北六十里之一山,福建惠安县东北三十里之一山,广西邕宁东北一百二十里之一山,然据笔者揣测,以昆仑名山者远不仅如此。历来出现于典籍之昆仑则有:《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青海西宁、《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敦煌、《十六国春秋》记载的酒泉、《禹贡》记载的阿尼马卿山、《大清一统志》记载的巴颜喀拉山、孙壁文《新义录》引洪亮吉说的天山、《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于真南山、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所引英国人夏德说喀喇科龙山、《大清一统志》所记之冈底斯山、《水经注》所记之葱岭、《元史》所载之兴都库什山等等^[79]。此外,尚有昆仑祁连山、昆仑玛沁雪山、昆仑喜马拉雅山等说法。总之,昆仑已经成了一个千古谜团,雾障层层,纠缠不清。

那么,此昆仑到底是哪座大山呢?笔者纵览历来楚辞注家的解说,尤为赞同苏雪林的说法,故暂定为阿拉拉特山,再行补充说明。

阿拉拉特山(Mount Ararat)又译亚拉拉特山、亚拉腊山或大阿勒山。该山座落于土耳其东北边界,距伊朗16公里,距亚美尼亚32公里,海拔5千多米,山势陡峭,终年积雪。《旧约·创世纪》记载,诺亚方舟在大洪水后,最后停泊于阿拉拉特山上,因此,该山在基督教世界尤为知名。公元前300年巴比伦的一个祭司治贝斯曾在一本书中说,有一些人曾走近过诺亚方舟。13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离开中国后,曾实地考察过阿拉拉特山,他曾记述诺亚方舟依然停泊在某一高峰极顶之上,那里终年积雪,不仅不会融化,而且随着冬雪增加,积雪越来越厚,将方舟淹没于千年积雪之下。

昆仑大山因高入云天,人们想象它上通天庭,

神仙居住在昆仑大山之顶层,这在希腊为奥林匹斯山。希腊人认为希腊居大地中央,奥林匹斯山又居希腊中央,所以奥林匹斯山就为世界中央大山,故众神所居之地即为奥林匹斯山,为昆仑。昆仑大山神话不仅在中国和希腊存在,世界各地许多民族的古老神话中皆有记载,比如在印度就为苏迷卢大山。昆仑尚有诸多特征:山上有醴泉瑶池、珠玉之树、凤鸾之鸟、人面虎身九头之开明兽、马身人面虎文鸟翼之英招、虎身人头九尾之陆吾,下有弱水之渊、炎火之山,附近有西王母所居之玉山。但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四水源出其间。记载昆仑四水最为详备者当推《山海经》与《淮南子》: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杆^[80]。
(《山海经·西山经》)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81]。(《山海经·海内西经》)

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82]。(《淮南子·地形》)

昆仑四水(按:昆仑四水也异常纠结,具体指哪四水,古籍有不同说法,综合之,则有河水、赤水、洋水、黑水说;洋水、弱水、赤水、黑水说;青水、赤水、白水、黑水说。笔者主张青、赤、白、黑较为合理,四水代表四方颜色,青水即为弱水,黑水即为洋水)皆导源于昆仑,且皆流注于海,以此考索,中国境内符合这一条件的地理环境实在难觅!正如苏雪林《昆仑之谜》所言:“黄河以外,洋

弱赤黑各水与今日昆仑山脉亦均不能发生关系。古今学者,于此四水,牵之、挽之、揉之、搓之,望其与昆仑山脉,打成一片,而顾此失彼,总不自然。赤水之名,仅见野史,既难捉摸,只有付之不论。黑水弱水名见经书,安敢下为探讨,而迷离恍惚,依然闷葫芦一个。故宋代毛晃废然叹曰:‘史志及诸家言黑水弱水互有异同,率多抵牾,姑撮其梗概,辨其误而阙其疑,以俟博达君子而折中焉。’(《禹贡指南》卷2)魏源则直指弱水为荒诞(《释昆仑上》),近人蒙文通先生亦归黑水于神话(《古史甄微》),是岂无故而然哉!夫竭二千数百年学者之聪明才力,不能解决此区区四水之问题,言之可笑而亦可哀矣。使《山海经》、《淮南子》所言昆仑果在中国,四水果为中国之地理,又乌得有此现象耶?”^[83]

那么,阿拉拉特山是否符合四水特征呢?接下来笔者试一一解析导源于阿拉拉特山所在亚美尼亚高原的四条大河。《圣经·创世纪》记载: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84]。

底格里斯河即上引材料第三道河,长1950千米,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先西南流后折而东南流,入波斯湾达阿拉伯海。

幼发拉底河即上引材料第四道河,长2800千米,亦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先西流再折而南流最后转为东南流,与底格里斯河合流称阿拉伯河,入波斯湾达阿拉伯海。

上引材料第一道河比逊是哪条河流?圣经学者尚存争议,苏雪林认为是吉瑞尔河。吉瑞尔河(又译耶希尔河)长450公里,导源于亚美尼亚高原西北,然后曲折向西,折而向北,最后注入黑海。

上引材料第二道河基训是哪条河流?圣经学者亦争论不休,苏雪林认为是阿拉斯河。阿拉斯河长1072公里,导源于亚美尼亚高原北部丛山,曲折东北流,构成土耳其-亚美尼亚、伊朗-阿塞拜疆界河,注入里海。

以上苏雪林所考订的四条河流的确符合昆仑四水皆导源于昆仑山、并且四水皆要入海这一重要条件。亚美尼亚高原有着极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北边是黑海,东边是里海,南边是阿拉伯海,西边是地中海,正处于这四海的中央位置,我们从地图上可以清晰看到,亚美尼亚高原有众多河流导源于此,这些河流最后都流向里海、黑海、地中海、阿拉伯海,虽然里海和黑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海,但在远古时代,初民面对如此渺远的水域,定会生出大海观念。

笔者需对“昆仑”和“昆仑墟”作一区分。考《山海经》及《淮南子》所载,“昆仑墟”当指亚美尼亚高原,昆仑则指此高原上之最高峰阿拉拉特山。如果把昆仑置于大陆其他任一位置,都不具备东、南、西、北皆有大海这一特征,古籍所记亦不能融会贯通。相反,置昆仑于亚美尼亚高原,一切皆若合符节,浑然天成。《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85]的记载也正可证明此结论,西海看成是地中海。流沙看成是叙利亚沙漠或者土耳其斯坦沙漠皆可,赤水看成红海^[86]，“后”往往指河流的上游,这里也可以指赤水的北方,似皆吻合。如果将赤水看成底格里斯河也说得过去,将黑水看成是吉瑞尔河也很契合,将黑水看成黑海似乎也可。

又据苏雪林介绍,西亚远古传说,谓有一仙山曰Khursag Kurkura,其义为“大地唯一之

山”(Mountain of All Lands)或曰“世界之山”(Mountain of the World),此山为诸神聚居之处,亦即诸神之诞生地(The birthplace of the gods)。Khursag之一字或指“世界”,或指“大地”,而Kurkura之一字则或为“大山”,或为“高山”,中国之昆仑,古书皆作昆仑。说文谓昆为古浑切,仑,卢昆切。以今日粤音读之,与Kurkura相差不远,殆音译其后一字也。又波斯人呼阿拉拉特山为Kuh-i-nuh,则音与昆仑更近^[87]。如果苏雪林所言波斯人对阿拉拉特山的称呼不差,那么,这个证据当极为有力,它可以佐证昆仑一语当为音译外来词。有学者也认为,昆仑一语当为突回语Qurum之音译,突回语此音之转音为Qurum - Kurum - Qorum - Korum - Khurum - Khorom - Khorim,本意为云雾之山(按:以上说法为韩国汉阳大学中文系教授兼BK21中国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组组长严翼相提供,谨致谢意),突厥民族从土耳其到中国新疆分布广泛,阿拉拉特山位于土耳其境内,突厥民族在游走与其他民族交流过程中带走这一大山的语音,也当有极大可能。此外,昆仑的汉字字型也可透露一些讯息,先秦典籍书写昆仑极其随意,有昆侖、崑崙、崑崙、昆陵、崑淪、混淪、祁淪等多种形式。笔者认为,汉语一词多形词语的来源恐怕大多为音译外来语词。在借用汉字表达外来语音的初始阶段,汉字的书写有极大随意,慢慢经过权威典籍的权威译法定型后,人们也就遵照某种通行的写法,当这种通行的写法逐年累月、反反复复植入人们头脑后,常人也就很难知道它的真正渊源,遂自然而然地认为该词乃土生土长。若要考察此种词汇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时隔数千年之久,何其艰难!

【参考文献】

- [1] [22] [23] [25] [27] 洪兴祖.楚辞补注[M].中华书局,1983.43,77,77,77,92.
- [2] [13] [16] 汪瑗.楚辞集解[M].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101,426,426-427.
- [3] [9] 24 [28] 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4,184,43,57.
- [4] 徐文靖.管城硕记[M].中华书局,1998.260.
- [5] 赵逵夫.屈骚探幽[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251.
- [6] [19] 萧兵.楚辞全译[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2.30,30.

- [7] 萧兵.楚辞新探[M].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47.
- [8] [20] [21] 萧兵.楚辞与神话[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533,488,470-471.
- [10] 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65.122.
- [11] 钱杲之.离骚集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
- [12] 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M].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120.
- [14] 戴震.屈原赋戴氏注·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06.
- [15] 游国恩.离骚纂义[M].中华书局,1980.461.
- [17] 钱澄之.庄屈合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杂家类)·第164册[M].齐鲁书社,1997.699.
- [18] [71] 汤洪.屈辞“崦嵫”再探索[J].文史杂志,2012,(3).
- [26] [37] [38] 王闿运.楚词释·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28,636,642.
- [29] [30] [63] [75] [78]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3060,3061,1795,3160-3173,3179.
- [31]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13册[Z].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574.
- [32] 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1963.290.
- [33] 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M].商务印书馆,1996.61.
- [34] 和珅等.钦定大清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3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59-560.
- [35] 夏大霖.屈骚心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楚辞类·集2)[M].齐鲁书社,1997.372.
- [36] 孙作云.天问研究[M].中华书局,1989.162.
- [39] [40] [41] [42] [43] 尚书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50,150,150-151,151,151.
- [44] [45] [46] [47] [49] [51] [80] [81] [85] 袁珂.山海经校注[M].巴蜀书社,1996.50,53,55,91,241,241,280,343,344,349,358,365,366,369,379,381,466,489,282,282,345,381,381,55-56,344-349,466.
- [48]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M].中华书局,1982.862.
- [50] [76] [86] 汤洪.流沙·赤水·不周·西海——离骚地理再探索[M].中华文化论坛.2010,(3).
- [52] [53] [54] [66] 郭璞注.尔雅·丛书集成初编[M].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81,84,92,49.
- [55] [64] 汤洪.《离骚》“悬圃”新释[A].中国楚辞学(第十一辑)[C].学苑出版社.2009.205-222,205-222.
- [56] [57] 逸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0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0,50.
- [58] 竹书纪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03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7.
- [59] [60] [61] [62] 穆天子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2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0,251,252,257-258.
- [65] 后汉书·西域传[M].
- [67] 郭庆藩.庄子集释[M].中华书局,1961.249.
- [68] [69] [70] 杨伯峻.列子集释[M].中华书局,1979.97,179,179.
- [72] 黎翔凤.管子校注[M].中华书局,2004.1440.
- [73] 汤洪.从丝路看屈辞外来文化的可能性[J].中华文化论坛,2011,(5).
- [74] 库尔班·外力.《西王母》新考[J].新疆社会科学,1982,(3).
- [77] [79] [83] [87] 苏雪林.屈赋论丛[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494-497,500-505,525-526,511-512.
- [82] 何宁.淮南子集释[M].中华书局,1998.326-328.
- [84] 中国基督教两会.圣经·和合本·3[Z].

(责任编辑 邹一清)